

鸳鸯

佩

牛广兴◎著

宋月花收拾过屋子后，拿出了自己那半片鸳鸯佩和全生前不久送来的另外一个，用手摸来摸去，反反复复地看着。她越看越入神，越摸越觉得心里暖融融甜滋滋的。这对鸳鸯佩分离了五十二个春秋，如今终于又紧紧地合在了一起。

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雙荷



雙荷

雙荷

雙荷

雙荷

雙荷

雙荷

雙荷

雙荷



鸳鸯

佩

牛广兴〇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鸳鸯佩 / 牛广兴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78-3903-7

I. ①鸳…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1921 号

书 名	鸳鸯佩
著 者	牛广兴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昭惠文化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太原市金容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8.2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03-7
定 价	20.00 元

序

◇葛水平

我和牛广兴都是人民作家赵树理的家乡山西省沁水县人。赵树理故居在沁水东南部嘉丰镇尉迟村，我家在沁水东北角十里乡大坪沟村，牛广兴家住沁水西部与晋南交界的龙港镇王寨村（原王寨乡东沟村），三家正好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他与我虽然都是沁水人，但相隔约有一百五十华里，我们同喝沁河支流的水，同吃这方热土的五谷杂粮。这里山清水秀、风光美丽，历史文化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天然资源，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多少仁人志士，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有多少热血男儿，离妻别子，南征北战，情洒热土，功在千秋。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的风流人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小康建设进程中，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立下了汗马功劳，谱出锦绣篇章。人民作家赵树理在二十世纪中叶就写出了脍炙人口、名扬中外、千古流传的作品，被称为圣手铁笔，成为“山药蛋派”的鼻祖。这是家乡人民的自豪与骄傲。我虽根在故乡，身在异乡，但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文是故乡源，不离乡土情。我十几岁就离开家乡，长治艺校毕业后，就留在长治工作，安了家。

牛广兴这个人我陌生，但我经常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他的作



品,虽未谋过面,见其文如见其人,我想他一定是沉蕴在农村的一位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

2008年在晋城“赵树理故里文学笔会”上,在休会中和沁水文友会面时见到了他。当时他带有近作长篇小说《户》的手写稿,拿出来让我过目指点,我大致翻看了几页,我惊愣了,出乎我的意料。真没想到这部作品出自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农民的符号刻满了他的全身,他与家乡许多大叔大伯相似。头发斑白,一身朴素,一脸诚实,脸上已刻满了错综交横的皱纹,两只深窝眼睛炯炯有神,耳不聋眼不花,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走路颠颠簸簸,但精神挺好,满口沁水方言。听沁水的文友们介绍说,他还种着三十多亩耕地,栽了万株树,绿化了四条沟坡,是个科技种田能手,因为家穷只读了初中二年级就辍了学,曾担任过村支部书记。我对他感到敬佩和惋惜。会后我、他和牛宗夫(沁水籍作家)三人合了张影。后来又在晋城、沁水开会时会过两次面。

2009年仲夏,他的长篇小说《户》和一部文学集《我的小山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特意委托他在长治工作的次子给我送书雅正,晋城市赵学梅副市长还为两本书作了序,评价了他的作品。在他的《后记》中我才真正了解到这位老农民是苦水泡大的,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家境贫穷,一生务农,思想进步,二十多岁就入了党,历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从他的《户》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赋有农村生活经历,用朴实的语言写出了身边的人和事。他在《后记》中说:“把自己融入了小说的人物角色。在许多章节中,我控制不住心中的激情,泪水滴在格纸上,笔端就像粘着心中喷出来的血似的爬着格子。”看了他的《户》催人泪下,语言流畅,淡中有味,原生态,爱不释手。我虽工作繁忙,忙里偷闲



读完了他的作品。

近日,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近期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鸳鸯佩》,还想出本中短篇文学集子,再连出版两本书,想请我为两本书作个序。我不假思索,欣然允诺了。不几天他将找人打出来的电子版传给了我。我动心了、动情了,万万没想到这位老农真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又有着奋发进取的决心,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又写出了两本书,确实不容易,不用说他家还有那么多农活,老伴又患病,就是专业作者也够呛。我只好横下心来,忙中偷闲读完了他的书稿。

“村庄的婆姨们,大多数都是领着孩子,拿着针线活儿,相互串门,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嘻嘻哈哈地闲聊着:东家男人串门了,西家媳妇偷汉了,南屋闺女寻婆了,堂屋娃要娶媳妇了;再不就是:我家婆婆刁,她家媳妇孬,我的小叔人缘好,你的小姑是个传话佬,稠的妯娌犯不好。西屋锅头好,东屋锅头歪,三颗粮一冬天就吃完了……再就是老王的孩子求学了,老李的娃升官了,张家今年发财了,李家遭火灾了,那家婆婆死了,这家公公又娶了……提起东家说东家,拉起西家道西家。有时也说些社会上的事:黄河破口了,河南遭水灾了,逃难的人死得可多哩,晋城的庄稼已吐穗了,被蝗虫吃成了光杆杆,这就叫谷穗底下饿死人哩,哎!天杀人了不得……婆姨们的闲聊,也就成了村里新闻媒体了。”

他把那个时期山村妇女们的聚聊简要概述了一番,使人一目了然。

“丽娟总觉得整个世界变小了,天低了,地窄了,人稀了。”

一句话就把丽娟从河南大村寨讨饭落脚到大山深处的孤庄



独户的寂寞心情概括了。

黄花条那章节：“收主王文采过秤时耍起了秤，他的伙计和咪娃抬着秤，他把秤砣往下一拉，秤杆一压，没等秤杆起平稳，捏住秤杆叫放秤。丽娟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过去抓住秤杆说：‘重称！这样亏死人了。’王文采瞪了她一眼说：‘没见过你这外路女人这么刁！咪娃他敢？公鸡不鸣草鸡（母鸡）鸣。’丽娟操着地道的河南腔，生气地说：‘你要秤，还说我刁，究竟谁刁，外路女人怎么了？你要秤还有理的，也不知亏了多少人了。也不过他（咪娃）太老实了，你尽捉糊老实人！’”

路过此处的张村长边拿起秤边说：“若要公道，打过颠倒，秤会说话。”

这是多么朴实的乡土语言，道出了人物的心理。

从牛广兴已出版的两本书，和近期写出的长篇小说《鸳鸯佩》都突出了一个真字：感情真、细节真、人物真、场景真，有着真情实景的乡土风情，正如他在《后记》中写道：

我言行一致，无怨无悔地在农村奋斗了一生，我的农村经历熏陶了我的坚强毅力，农村的生活赋予了我创作的源泉，我与农民结下了深厚情缘。农民的故事丰富多彩，有着浓厚的乡土风情。我一边劳作着农活，一边写着农民的故事。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让我修改。我觉得不能刻意雕饰。直面真实，原生态，应是该书的品格。牛广兴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家乡的乡土风情的美好回忆。

我祝这位老农健康长寿，愿他写出更好的作品。

二〇一二年十月于长治

（葛水平：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治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目 录

- 引子 / 1
- 第一章 娃娃亲 / 3
- 第二章 遭水灾失散 / 13
- 第三章 红沙岭飞来了“金凤凰” / 18
- 第四章 深入生活 / 28
- 第五章 黄花条 / 37
- 第六章 过年 / 47
- 第七章 又是一个大旱之年 / 57
- 第八章 赎人 / 67
- 第九章 宋家添丁 / 76
- 第十章 丧事双行 / 82
- 第十一章 马家 / 95
- 第十二章 婚事 / 109
- 第十三章 躲难 / 128
- 第十四章 逃生 / 134
- 第十五章 又是一个家 / 143



·鸳鸯佩 / 长篇小说·

- 第十六章 走娘家 / 155
- 第十七章 胡三猴出丑 / 159
- 第十八章 小刘 / 164
- 第十九章 马家衰落 / 175
- 第二十章 婆媳之间 / 183
- 第二十一章 母女相认 / 193
- 第二十二章 土谷坪落户 / 203
- 第二十三章 抗战岁月 / 207
- 第二十四章 张跃龙与白爱华 / 213
- 第二十五章 刘新兵奋斗终生 / 220
- 第二十六章 鸳鸯圆 / 227
- 第二十七章 尾声 / 236
-
- 后记 / 241



引子

晨雾刚刚消散,天空像抹过似的,海蓝的天板挂着几丝云朵,院中的梨花开得团团雪白,随着微微的春风飘飘落落飞飞扬扬着花片儿,嗡嗡的蜜蜂群儿来回飞旋着,飞落在花蕊里采集着清香的花粉,斑斓的花蝴蝶翩翩起舞着。啪啦啦地一对花喜鹊飞落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像鸣着晨曲。宋月花一大早起来换上了一件紫色的羽绒服,梳过已斑白的头发,卷了个头髻子,穿上了一双黑油明光的平跟黑皮鞋,然后搅拌了一盆鸡食,放到了院子南墙根,放开了鸡窝。啪啦啦地二十多只鸡跳出鸡窝,有的飞到院中,抖擞着身上的粪尘,刚刚打过鸣的那只大红公鸡围得鸡群来回窜,它揪住一只芦花母鸡头上的一撮毛蹬在它的背上忽闪忽闪地拍打了几下。宋月花“咕咕咕”地吆喝着鸡,把鸡群赶稳,那群鸡争斗着啄起了食,宋月花抬头望着天空,心里在说:“今天天气多好啊,全生约定今天要来接我到县民政局登记,我赶紧回屋收拾一番,等他来接我。”

宋月花收拾过屋间后,又拿出了全生前不久给她送来的那半个鸳鸯佩,然后又取出自己那半片,用手摸来摸去,反反复复地看



着,似如心爱的宝贝爱不释手。她将两半对成个三寸直径的圆形,中间严丝合缝,周边系有一圈富贵不断头,一半一个鸳鸯图,两个半圆下边还有“中华民国十年制”七个小楷字,她越看越入神,似如这对鸳鸯要飞起来似的,越摸越觉得心里暖融融的,甜滋滋的,两眼淌出晶莹莹的泪水。一幕幕的往事像过电影似的展现在眼前。这鸳鸯佩在他们身上伴随了五十二个春秋,他们的人生似如一出戏。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第一章 娃娃亲

—

李永清家住在川里村，张洪江家住在原坪村，两家相距十几里，祖上都是铁匠，相处很好，他俩都是门里出身，他们打出的黑活或钢水活在方圆十里八村赫赫有名，无人可比拟。两人在农闲时串乡走村做小铁活，不论谁揽下大点的活，如打铡刀、锄板、条撅等活计，都盘上炉火共同干，不分匠人徒弟，轮换着拉风箱、掌钳、抡大锤。他们在收益方面从不斤斤计较，在农忙时相互耕种抢收。在长期的交往中似如亲兄弟，后来结拜为干兄弟。

有一次在闲聊中，李永清笑着说：“张哥，我看嫂子肚子鼓起来了，是否有了？”张洪江笑嘻嘻地说：“李弟，你媳妇的腰杆也粗了，是否也怀上了？咱们都要得喜了。”两人哈哈地笑起来了。

李永清思索了一阵后说：“张哥，我憋在心里的话是否可讲？”

张洪江毫不犹豫地说：“咱兄弟俩啥话也可讲，你快说说我听。”

李永清一本正经地说：“咱爹们相处了一辈子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不好，咱这辈又成了结拜兄弟，一定要好到底。我还想让下辈人继承下去，我还想——如果咱俩都是男娃娃可结为亲兄弟，要是女娃娃可结为亲姐妹，要是——一男一女可结为鸳鸯相



配,让咱李张两家亲上加亲,世世代代永远好下去。”

张洪江拍着永清的肩膀笑着说:“李弟,你想得太好了,不过我也想过,这是个两全齐美的大好事,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永不反悔!”

“好!君子协定,驷马难追,永不反悔!”

两人哈哈地笑过一阵后,又谈论了一阵,便跑到酒店买了一瓶二锅头白酒畅饮起来了。

那年是民国九年六月初六,张洪江的媳妇刘玉梅生了个胖小子,李永清两口特意买了礼品去贺喜。

七月初七,月牙刚刚露头,李永清的媳妇王丽娟生了个小妮子,张洪江也同样买了礼品去祝贺。

二

转眼间就到两家孩子一周岁生日时候了。

一天洪江对永清说:“李弟,马上就到孩子们生日了,我想给娃们共同请一个干爹,双方锁娃,一方面好管,再方面娃都长大了也有个证婚人,你说行吗?”

永清说:“好啊!你说找谁?”

张洪江思谋了一阵后说:“我想请我原坪村小学堂的王先生,他有学知,孩们以后上学可进他的私塾念书,能把娃都教好。那先生为人厚道,他还是你川里村人,两方都能兼顾,你说行吗?我还想给娃们取个名字,总不能‘旦’‘妮’地叫吧。”

李永清高兴地说:“准,好主意,好主意,咱们一同去请,或许能答应了,王先生的为人处世我了解,就这么办。”



张洪江和李永清俩人来到了原坪小学堂。

学堂办在原坪村东的玉皇庙里，北殿南台东西厢房，东厢房为教室，王先生带着二十几个学生，复式班级，国语、算术一人带，只听他正在给学生讲《百家姓》。他俩只好坐在院殿圪台的条石上等待着。

下课了，王先生端着粉笔盒和教科书走出了教室门，拍打了胸前撒落的粉笔末。

张洪江和李永清从条石上起来，拍打了一下屁股上的灰尘走到王先生跟前先打招呼。

洪江先开了口：“王先生，下堂了（下课了）。”王先生“嗯”了一句。便问：“你二人有何事？请讲。”

学生们纷纷走出了教室，好奇地看着两人。张洪江说：“王先生咱们回屋说吧。”王先生说：“行。”他俩跟着王先生进了西厢房王先生的住室。

王先生有三十多岁，穿戴讲究、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性格爽朗，他一边放着教具一边让座，李永清和王先生是同村人，张洪江在王先生那儿上过一年学，当然是自己人了。

洪江先开了口说：“王先生，我俩也没带礼物，先来拜访你一下，只要事办好了，一定重谢。”

王先生开门见山地说：“都是上庄下院的，说那干啥。啥事你俩就说吧，我一定办，一定办。”王先生的夫人给他俩倒水沏茶热情接待。

张洪江和李永清，他说他补充，他说他圆场，两人配合得很默契，把订娃娃亲的前前后后，如同竹筒倒豆子说了个一清二楚。



张洪江问王先生：“王先生，你说行吗？”

王先生笑着说：“行啊！好主意，好主意。这事古今都有，亲上加亲，骨头连筋，家和万事兴，也许是天意吧。”

王先生的夫人说：“这是你们上辈积下的德，这对儿女是你两家的福分，好事。”

李永清高兴地说：“肯定是天意，命中注定的。王先生，我俩想请你给娃们取个名字。行吗？”

王先生先问了孩子们的生辰八字。“男孩何年何月何时生？”

张洪江答：“去年六月初六，戌时出生的。”

王先生又问：“女孩呢？”

李永清答：“去年七月初七，月牙露头时出生的。”

王先生知识渊博，或许还懂点卦术，他在手指上来掐算着，嘴里自言自语着。两眼眯成一条线，思谋了一阵后说：“男孩就叫个张全生吧，女娃娃叫个李月花。这样可以大吉大利，化凶为吉，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就是说了你俩也不懂，就这吧。”

张洪江和李永清笑着说：“起得好！好名字！好名字！”

最后他俩把话又点到了主题上了。

还是张洪江先开了口：“王先生，我俩还有一件大事，想请你给娃们当干爹，将来也可做娃们的证婚人，你说行吗？”

王先生低头思考着，夫人是个快嘴快舌的人，她抢先说：“咱家都是单传，咱只宝玉一个娃，也实灰（孤单），子女还有嫌多了的。”

王先生抬起头来笑着说：“行吧。”

他们拉呱了一番后，张洪江和李永清谢过王先生夫妇，回了家。



过了几天,张洪江和李永清带着厚礼去认亲去了。

在闲谈中,王先生说:“我还有点银器,你俩也会干,我就不找别人了,给孩们各打一个项圈,到生日时给孩们带上。”说罢就让夫人去箱里取银器。

张洪江说:“别费耗你们,我俩也有挣的一些碎银,干脆自备算了。”

李永清说:“到生日时,你和师娘来就算给了我俩人的面子了。”

王先生说:“既然答应了,我就得打项圈,这是当干爹干妈的义务,别叫人们说我不懂礼,这事就这么定了。”

他俩也不好再推让了。王先生思谋了一阵后说:“你们的碎银一定能派上用场,既然要定娃娃亲,干脆打对吉祥物,古人有打‘麒麟’的,有打‘龙凤’什么的,都是成双成对的。我看咱不如打对‘鸳鸯佩’最合适了,随孩们的吉祥物,还能代代相传。这就是最最好的凭证了。”

他俩高兴地齐声说:“好啊,还是王先生学问深。就照你说的办。”

要说打鸳鸯佩的事算把他兄弟俩难住了。李永清说:“我俩经常给人打项圈,打锁疙瘩,从没打过鸳鸯佩呀、麒麟呀、龙凤佩什么的精细活。”

张洪江接着说:“娘生下咱就会铁匠?不会咱能学嘛。王先生,你给我俩绘个图,再做个模或许能打成。”

王先生考虑了一番后说:“图,我一定下工夫绘出来,然后咱们三人一起脱好模,再就是你们的活了。”

这鸳鸯佩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